

好看文粹



# 好看中篇小说精选

*A best digest of middle stories*

谢冕 朝全 选编



踮起脚尖看幸福



华艺出版社  
HUAYI PUBLISHING HOUSE

好看文粹

# 踮起脚尖看幸福

——好看中篇小说精选

谢冕 朝全 选编

华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踮起脚尖看幸福：好看中篇小说精选/谢冕等编. —北京：华艺出版社，2005.1

ISBN 7-80142-648-7

I. 踮… II. 谢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40632 号

出 版 人： 鲍立衍

责任编辑： 十八子

责任校对： 马海铭

## 踮起脚尖看幸福：好看中篇小说精选

谢冕 朝全 选编

---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海淀北四环中路 229 号 10 层

邮码：100083

电话：010-88851511

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 印张：10.375 360 千字

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80142-648-7/I·286 定价：18.80 元

华艺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华艺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# 致亲爱的读者

从全国成百上千的报刊，每年发表数十万篇的作品中，要精选出几十上百篇的文章，实在是很冒险很困难的一件事。好在我们要选编的只是一套“好看读本”，选择取舍的标准全在一个好看与否上。换言之，我们的选编不是要做文学排行榜，不是要选所谓的经典、精品，更不是要进行作品的评比、评奖。我们只是真诚地以一个普通读者的眼光，以一颗平常心最平静的心态，从大众的阅读兴趣出发，努力去寻找和发现，去捡拾和采撷那些能够打动我们心灵、牵动你我心绪的文字。我们遴选的这些作品务求能吸引大众，引起阅读的兴趣，能让你的阅读变成一种快乐，变成一种享受。在这样的精神文化消费中，让你久经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磨砺而日显粗糙麻木的心灵，重新鲜活柔软起来，让你早已干涸的眼睛重新润湿。

好看的文章未必就是精品佳作，但是，所谓的精品佳作则必定好看，必定广受并深受大众的喜爱。亲爱的读者，现在我们向你捧献出“好看文粹”这样一个读本，诚恳地期待着你的阅读检验。如果你在阅读这套书的过程中感到心里暖乎乎的，或是受到了一些触动和启发，那么，作为编者，我们的初衷便已完全实现。

编 者

2005年1月 于北京

# 目录

Hao kan zhong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  
MULU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致亲爱的读者 .....   | 编 者      |
| 电影哦电影 .....    | 衣向东( 1 ) |
| 为爱结婚 .....     | 张 欣(25)  |
| 江湖传说 .....     | 马笑泉(86)  |
| 马嘶岭血案 .....    | 陈应松(117) |
| 我困了, 我醒了 ..... | 映 川(154) |
| 手心手背 .....     | 温亚军(182) |
| 猎 头 .....      | 季 宇(206) |
| 英雄的走向 .....    | 林朝晖(239) |
| 菜园俱乐部 .....    | 尉 然(273) |
| 踮起脚尖看幸福 .....  | 普 玄(301) |

## 电影哦电影

衣向东

乡村来电影的日子，通常是在冬季。

这时节，田野里清清爽爽了，目光放远，可以看到山那边人家升起的炊烟，还可以看到山那边的天空上，悠闲地悬浮着的白云。没有了山梁上的庄稼和茂密树丛的遮挡，马嘶驴叫的声音也就传得格外远，如果是下雪天，山中的许多声音恰好被积雪吸尽了，留下一片寂静，山那边一群女人饱满而膨胀的笑声，就会顺着皑皑白雪的山脊滑落过来，引得山这边的男人痴呆半晌，无端地骂一句，日他娘的！

冬日里的男人和女人，把日子过得有些滋味了。粮囤难得的丰盈，生产队里要做的，也都是些吊儿郎当的农活了，不必再像牛像驴一样，不间断地在田间劳作，匆忙得透不过气来。有了喘息，力气就长得过剩，夜黑里夫妻合作，把忙季里荒废的功课，都补齐了。有了喘息，想象力也出奇的好，平日里不及想的浪漫事情，这时节都想起来了，于是也便有了城里人常有的烦恼和伤感，静静地走路或是闲静地坐着，冷不丁地要扯开嗓子唱几句吕剧：

前方上好消息连连不断  
真叫我一阵阵喜在心间  
只盼望把敌人消灭干净  
六兄弟立大功早把家还  
眼看着秋风起天气要变  
做一件新夹袄等他来穿  
……

当然，最快乐的还是那些半大孩子们了，他们不再被大人们指派着去打猪草，去拣麦穗，去守牛放羊，去上树摘果下河摸鱼……上学之外的大块时光，都用在雪地和冰河上了，给疯长的少年岁月，总算留下了一些甘甜的回忆。

电影就是这个空档，才会来到乡村。

有了电影，乡村的这个冬季才算完整的。

一个冬季，乡村能有三两场电影，村人们已经很满足了，然而这个冬季，我们釜甌村却放了八场电影，让邻村人羡慕得骂娘，说，咋弄的？好像电影是他们

村的干儿子！

说起来很简单，按照人民公社的指示，釜甌村西边的三十亩河滩，要在今冬变成良田，公社的牟副书记到村中蹲点，指挥全村男女老少“斗严寒，战河滩”。牟副书记在村干部的动员大会上，慷慨激昂了小半天，歇息下来，问村干部说，他娘的，你们谁还有啥想法、啥困难、啥他娘的稀松一裤裆，都提出来！

村妇女主任大奶子就把手高举过头顶，说，书记，我有哩书记。

牟副书记一看是大奶子，声音就软了，说，你有？你有啥？

下面有个很不严肃的村干部，在妇女主任大奶子身后，轻声说，她有大奶子呗。

妇女主任大奶子听清了身后人的胡言乱语，扭了脖子白一眼，仍旧认真地对牟副书记说，斗严寒，战河滩，俺不怕，妇女姐妹都不怕，只要能给俺村放场电影……

牟副书记一拍大腿，说，电影？这好说，他娘的我让公社电影队来放，每个星期六晚上放一场，你们可都要给我提起精神鼓足干劲让三十亩河滩一个冬天变良田！

妇女主任的名字叫什么什么花，我们爹娘背后都叫她大奶子，因为顺口又好记忆，孩子们也就跟着叫了。大奶子三十四五岁，还留着一根大辫子，前几年在戏台上扮演过李铁梅，高举红灯打豺狼，大辫子一甩大胸脯一挺，台下就是一片叫好声。后来听街头的婆娘们嘀咕，这牟副书记早先就跟大奶子有勾搭，让电影队来，全都是顺应了大奶子。婆娘们嘀咕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都一脸的痛苦和愤怒，好像牟副书记摸的是她们的奶子。我们这些小孩子不管牟副书记跟大奶子怎么勾搭，只要让我们有电影看，他们爱怎么勾搭就怎么勾搭吧。

大奶子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男孩叫喜子，十一岁，跟我一起上四年级，女孩叫菊，九岁，在二年级。

这个星期六的早晨，喜子走进教室，就朝我们几个打扫卫生的同学嚷嚷，哎哎——知道么？今天夜黑有电影，你们猜啥电影？

我们都丢下了扫把和水桶，要围住他问个究竟，他却兔子似的绕着一排排桌子逃窜，挣脱了我们的前后围堵，嘴里始终说，你们猜，你们猜——

也真怪，每次电影队到乡村放电影，放映的片名绝对保密，让人们相互打听胡乱猜测，让姑娘孩子们跟随放映员的屁股后面转悠，打量放映员的那张装模作样的脸，一直等到银幕上打出了片名的时候，幕前眼巴巴瞅着的一群人，才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快意的一声喊，哦哦——。这些叫声，正是放映员需要的，放映员听了很受用。喜子提前知道了放映的片名，一定是牟副书记告诉他娘大奶子的。喜子不停地奔跑着，担心被我们围住了，从他怀里把这点儿好消息都抢了去，他

还要去向那些刚走来的同学嚷嚷，炫耀他消息的灵通。

捉是捉不住他了，我就说，你胡咧咧，听你娘大奶子说的吧？

喜子终于站住了，眼珠子一鼓一鼓的，说，你娘才大奶子哩！

几个同学就笑，把喜子那点儿精神劲儿笑蔫了。

喜子虽与我同岁，长得却瘦小，矮我一个头，跟我摔跤总摔不赢，所以遭受了我的奚落，就只有落在座位上生闷气。这时候我再靠近他，说你看你，小心眼，以后不想跟我玩了？让我帮你做滑冰车呢，不做了？喜子就一脸的委屈，说道，谁说在一起玩了？我说的吗？我说的吗？

他嚷着，一脸的公理了。

我就小声问，啥电影？我敢说《渡江侦察记》，要不就是《南征北战》，对不对？

喜子仰起头说，就不是，是《闪闪的红星》。

我跳起来对着很多同学喊，哦——《闪闪的红星》！

同学们惊喜的目光，都投到了我身上，喜子闷闷地坐在那里，自言自语地说，是我告诉他的，是我告诉他的。

我是不管喜子的失落了，我痛痛快快地把《闪闪的红星》传遍了小学校的每个班级，结果课余时间，就有很多别的班级的同学，围在我身边，想打探更多的消息，有一个五年级的大同学，还送给我一个多棱镜。

我能告诉他的就是，今天夜黑的电影，肯定是《闪闪的红星》。

喜子看着我手里的多棱镜，翻着白眼说，它应该是我的。

村里放电影的场地，一直是在村西一片空地上，把一块皱巴巴的白帆布的四个角，扯到空地边的两棵杨树间，就停当了。

场地是固定的，架设放映机的位置也是固定的，那里有两块大石板，放映机就搁置在石板上。没有电影的日子里，两块石板就寞落地躺在那里，没有人理睬它。但我从它身边走过的时候，总要过去坐一屁股，因为到了有电影的时候，就很难再接近它了。这个位置，是场地的中心，放映员要在放映机前方，留出银幕那么大的空档，给他的亲朋好友。再向前扩一圈的地方，大都被村书记的一家，还有村里几个蛮横的人所占领。再再向前扩一圈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去抢占的最好位置了。

村里放电影都选择在星期六的晚上，这样学校星期六的中午放学后，下午和第二天就可以休课了。上午最后一节课，我们的易老师也接到了晚上放电影的通知，她知道我们都盼着早放学，去抢占位置，就在课堂上说，你们的心是不是都跑了？给我竖起了驴耳朵，好好听课，要不就别想让我早放学。

我们一个个都坐直了身子，眼睛盯着黑板，可我们的心已经飞出了教室。我听到一年级放学了，学生们喊叫着朝村西的电影场地上奔跑，说快去占位置了！快去占位置了！接着，我又听到了五年级也放学了，他们像一群小骠驹一样从我们教室门前呼隆隆跑过，可我们班的易老师还在没完没了地讲课，讲什么呀讲？！你就是把唾沫星喷光了，把嗓子喊哑了，一个字也塞不进我耳朵里。

结果我们四年级是最后一个放学的，我们挎上书包从教室里出来，撒丫子朝放电影的场地奔跑，可跑断了腿也没用，其他年级的学生已经把最好的位置抢占光了，他们用红色的、蓝色的、白色的粉笔，用树棍棍和瓦片片，画出了一个个的长方形和正方形，里面写上了名字，李二屁、易山崎、王郎当、赵翠香……，然后都去远处的河滩上，忙着搬运石头，搭建石凳子，一百多个书包丢在画好的框框里，横七竖八地躺着无人照料了。西边的河滩上，到处红旗招展，我们的爹娘们都在那里奋战河滩，隐约可以听到号子声和拖拉机的轰鸣声。

放映机前面的位置没有了，我就想跑到后面去画框框，但后面正中的位置也没有了，四下瞅了瞅，看到偏边的地方，还剩下一块不太规则的空档，我就尽快用粉笔圈了下来。

这时候，我发现喜子的妹妹菊，从远处搬着两块砖头，走进我身边的那个框框内，然后朝刚刚跑来的喜子喊，哥，在这里、这里呢。喜子呼哧呼哧跑过来，看了看他妹妹占领的位置，有些不太满意，说，操，你就占了这块地方？！

菊委屈地站在那里，小脸儿红扑扑的，说，连这块地方差一点儿都没了，我们二年级也放学晚了……。

喜子扭头看到了我，然后又看到我地上画的那个框框，似乎得到了心理平衡，对我说，咱老师成心放学晚，让我们占不到好地方了。

我说，就是，咱老师跟她爹一样，二楞子！

喜子跟着说，真是个二楞子！

我们易老师的爹，是村里的民兵连长，虽然他那杆半自动步枪整天锁在仓库里，可他走起路来，两条胳膊一甩一甩的，横竖占了半条街，看人也总是凶着眼，好像随时都可以“砰”地一枪把你崩了。恨归恨他，可我们见了他还要远远躲着走。

我和喜子都骂了易老师，应该算是一个战壕里的人了，我就趁机跟喜子商量，说喜子，你家用不完那么大的地方，我朝里面挪一挪吧？

喜子忙摇头，说他们家用这块地方都紧巴，他们的舅舅、姨妈都要来。我就跟他数人数，看看谁家的亲戚多。我们村有电影，附近的五六个村子的人，早早地吃罢晚饭，也跑来看，远的有六七里路，等到他们赶来的时候，场地上坐满了黑压压的一片人，电影就要开始了，他们当然没有座位，就站在场地四周，抻了

脖子看，常常为了站稳一块好地方，拥来挤去的。在我们村里有亲友的人，自然要投亲靠友了，因为不知道亲友的位置，就对场内黑压压的一片人，大呼小叫了：

喂——毛蛋蛋——我是你大舅！

王小四——四狗子哎——你在哪里？！

牛牛——孙解放家的牛牛——我是你干爹！

……

场地内就有一个个回应的声音，喊着他们的大舅、干爹，高举了某种标识，导引场外的人进入他们预先留好的位置上。

我们家的亲戚要比喜子家多一倍，我一个一个数给喜子听了。我爹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一个叔叔和四个姑姑，三个姑姑已经出嫁了，都在附近的村庄，只剩下21岁小姑姑，还没找到婆家。这个小姑姑长得好看，她找婆家就很挑剔，找一个丢一个，到后来那些媒婆都不敢登门给她提亲了。我娘当然希望小姑姑早些嫁出去，对于小姑姑的挑剔，就很不满意，常常在小姑姑的背后，对我爹说，你这个妹，以为自己是仙女，要找天上的牛郎了！爹就“哼”一声，似乎也觉得小姑姑太心高了。我娘那边，还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，也都在附近的村庄。有时候，这些亲戚都来看电影，有二十多人，我们家的长凳子短凳子都搬出来，还不够用，经常要把那个木猪槽也扛到场地来。这么多人，我画出的框框肯定框不赢他们。

喜子却说，我不管，谁叫你家那么多亲戚？

我装出很气愤的样子说，好、好，喜子，你以后别再搭理我。

喜子说，不搭理就不搭理，你那个多棱镜应该是我的呢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他还惦记着别人送我的多棱镜。滚他奶奶一边去吧，我才不会把多棱镜送给他的！

尽管大家都在自己抢占的地盘上，写下了名字，但谁都不敢不吭不哈地离开。用粉笔画出的分界线和写在地上的名字，很容易就被擦掉了，尤其你周边的人，总想趁机蹭你个一尺半尺的，所以到了午饭时间，回去吃饭的孩子，就要对自己相好的伙伴说，你先帮我看守着，等我回来！回去的这个，就兔子一样去了，放了个屁的工夫，必定赶回来，手里捏着半块玉米面饼子，或者一手抓住两块红薯，走着吃着，对留守的这个说，你回吧，我来看。

我其实也可以找别人看守一会儿，自己跑回家吃饭，可我心里有算盘，想朝喜子那边挪一挪。我就一直等着喜子离开。喜子似乎看透了我的主意，先打发了他妹妹菊回去吃饭了，自己留下看守着。等到菊回来，他见我仍不走，就叮嘱菊说，哪儿也别跑，就坐在这儿，别叫人侵占了咱们的地方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

喜子说着，看了我一眼，那意思很明显了，就是要防范我混水摸鱼。

菊很听话，喜子走了后，她就一声不吭地坐在自己的场地里，随手捡了几个石子，在那里抛来抛去。再后来，她站起来四下张望，我以为她要走开了，她却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毽子，扑棱扑棱地踢着，两根小辫子也就跟着舞来荡去，活泼得像刚出水的鱼。我是没办法了，就只好坐在石块上熬着，要慢慢地把菊的力气耗完才行。菊终于有些累了，停下来，可这时候喜子从远处回来了，一个肩膀上扛了一条长木凳子，老远就对菊喊，快来接我一下，一点儿眼色没有！

菊就慌慌迎上去，从喜子肩上摘下一条长木凳，却并没有抓住凳子的中心，身子就失去了平衡，歪歪扭扭地走路。我跑上去，帮菊抬了长凳子的一个角，菊就说，谢谢小东哥。我赶忙很正经地说，不用谢，菊，你都放给我。

我把长凳子给菊扛了过去，喜子看了看我，脸上的警惕还在，对菊说，凳子不够，我还回去扛，你看好地方。

喜子又跑回家了，他来来往往四次，大大小小扛了八个凳子，才歇息下来。

到了后半下午，放映员在村里一个电工的帮助下，把放映机驮到了场地中央了。场地上就欢呼雀跃，孩子们都围拢上去打量放映员，看他的嘴如何吹出了美妙的口哨，看他的眉毛如何一眨一眨的，看他的手和脚如何动作，一切在别人身上看来都极平常的耳鼻嘴眼，安放在了放映员身上就那么值得观望了。放映员有些烦躁，大声喊叫，一边去一边去，有啥好看的？看到眼里抠不出来了！

围拢上去的孩子，就退潮般地而后闪开，但不多久又拥上去，把放映员围得水泄不通。放映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戴着一顶有耳朵的方形棉帽，棉帽的两个耳朵既不放下来，也不挽上去，就那么向两边支棱着，身子动的时候，两个支棱着的棉耳朵，也就呼悠呼悠地波动，很派头、很神气、很有力、很飘洒，总之让我看了满心羡慕，引发了我对未来的想象，把做一个放映员当作自己将来最美好的理想了。

架设好了放映机，放映员拿出了白帆布银幕，对一群孩子说，谁能爬树？挂幕去。

立即就有十几个孩子，争先恐后要去效力，动作利索的，已经跑向了前面的两棵杨树，猴子样窜了上去，低头对下面的孩子嚷，绳子——把绳子抛给我！下面的孩子就抓了银幕上角的绳子，用力甩上去。也有因为自己动作慢了，没能上树显摆的孩子，嫉妒地抓起地上的小石子，朝树上的那个掷去，击中了屁股蛋子或者别的什么地方，招引来一片嘻笑。

银幕很快就扯在两棵树间了，放映员接下来就开始拉扯电线。村里没有电，要靠一台12马力的小发电机发电。发电机放在场地远处的一间破仓库内，从放

映机那儿把电线扯到仓库，有一百多米远。这时候，我听到小姑姑喊我，她叫，小东子——回家吃饭，啥时候了还不回去吃饭？

我就说，抢占地方呢，你来，咋空手？不扛条凳子来？

小姑姑朝我站立的地方走过来，说，我看看你占了块啥宝贝地方，忙得不吃饭？哦哦，就这地方呀？偏到西伯利亚了！

我就说，偏是偏，可连这地方差一点儿都没了，我们班放学晚了。

回去吃饭吧，别在这儿死耗着。小姑姑拎起我的书包，又说，你占的这地方，没人稀罕，不用死守着。

小姑姑刚要拽着我走，放映员的电线就拉扯到了我画的框框内，然后从这里穿过外面的一条马路，牵引到仓库的发电机上。但是，放映员走进我画的框框内，却站住不动了，他看到了我的小姑娘。

放映员愣了愣，对我说，别踩坏了电线，知道不？我忙点头，说知道。他又说，也不能用小刀子或者别的东西割电线，别电死了，知道不？我又点头，讨好地说，我不割，我给你看好了。

我小姑姑说话了，她说，闲着没事，谁去割电线？瞎操心。放映员就笑了，说你可别这么说，小孩子啥事都能干出来，你是这个村里的人？

不是这个村的，是哪里的？

我咋过去没见到你呢？

你没见到的人多着哩，见到我干啥？

小姑姑说完这句话，自己的脸先红了。她真是不该说话，正好中了放映员的埋伏。如果我小姑姑不开口，他不知道还要跟我问些什么没头没脑的话。现在好了，他跟小姑姑搭上了话，眼睛就可以在她身上看来看去的。

我看出来了，他喜欢看我的小姑娘。喜欢我的小姑娘也没有什么奇怪的，村里许多男人都喜欢看我小姑姑，看起来没个够，我小姑姑就会不高兴地躲开去。但今天，我小姑姑没有躲开放映员，本来她是来催我回去吃饭的，手里还拎着我的书包，可这会儿她却不急着走了，站在那里问放映员，晚上放什么电影。我赶忙告诉小姑姑，说是《闪闪的红星》，小姑姑仿佛没听到我的话，或者说不相信我的话，眼睛一直看着放映员。

很多孩子都围在我们身边，仰了脸傻乎乎地看，傻乎乎地听。他们看我的目光有些羡慕和妒忌了。放映员跟我小姑姑说话的时候，声音很软很甜，脸上没有了那种装模装样的冷漠。孩子们闹哄哄的，到后来我听不清他跟我小姑姑说了些什么。我想这个时候我应该说话了，让周围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围着看的放映员，在跟我的小姑娘说话呢。

我模仿了放映员的口气说，一边去一边去，我小姑姑有啥好看的？看到眼里

抠不出来！

放映员听了我的喊叫，就朝我笑一笑。小姑姑似乎被我的喊叫弄醒了，想起自己是来叫我回去吃饭的，于是又对我说，还愣着干啥？快回家呀！

我真的无心回去吃饭了，就对小姑姑说，我不饿，你把我的书包拿回去，你回去扛凳子来！

放映员就对我说，帮我拉电线，来呀。我听了很高兴，急忙把放映员递过来的电线扯住了，向前拖着走。其实放映员一个人就可以拉电线，但他却突然让我来帮忙，我真的很激动，那么多孩子跟在我身后，可他们连摸一下电线的资格都没有！

小姑姑望着我，气乎乎地说，我没工夫回去给你扛凳子，我那边还干着活哩。说完，她拎着我的书包走了。小姑姑不用去“斗严寒、战河滩”，她跟村里几个手巧的女孩子，在染坊里学习印染花布。染坊是今年秋天搞起来的，从外面请来了一个师傅，这个师傅说，如果染坊的花布弄成功了，能送到北京去，那时候北京的大街小巷，到处飘动着我们村印染的花布。小姑姑每天看起来就很忙，常常夜里还要加班，跟师傅学习印染技术。

小姑姑走后，放映员就问我，那是你姐姐？我说不是，是我小姑姑。放映员看着我笑了，说你姑姑？你有姑父了吗？我摇摇头，突然看着他说，你当我的姑父吧，行不行？放映员没有立即回答我的话，站在那里把手里的电线捋了又捋，一直不挪动步子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好像要看看他给我当姑父，划不划算。我急忙站直了身子，下意识地擦了一下鼻子，很精神地瞪大眼睛。

放映员拍了我的肩膀一下，我觉得我的考试过关了。

他说，你喜欢看电影吗？

喜欢，特别喜欢，我长大了也想放电影。

你想放电影？放映员用眼皮翻了翻我，说道，那好，我下次来，给你带一些东西来，教你放一种小电影。我点点头，兴奋得想喊叫。

接下来，放映员围绕着我小姑姑，问了很多问题，说你小姑姑多大了？在村里干啥？爱不爱哭……。他问啥，我回答啥，他不问的，我也主动说了。但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一口咬定，说我小姑姑写日记。我已经告诉他了，小姑姑从来不写日记，他却不相信，说道，你回去找一找，日记肯定藏在什么地方，找到了你拿给我看看，好吗？

我答应了他，说，那好，我回去找找，找不到可别怨我，还要教我放小电影。

放映员点了头，说，那当然，我骗你不是人。

终于把电线拉扯到了仓库里，村里的电工正在那里鼓捣发电机。放映员对电工说，你试一试。电工开动了发电机，场地那边放映机上的盏灯就亮了。电工

说，好了，你该吃饭去了。

这时候，西边的太阳准备落山了，放出了橘红的霞光。河滩那边走来了一群女人，因为晚上有电影，她们就提前放了工，回家做饭，男人却要等到暮色厚重时分才能收工。

放映员把我丢在一边，自己朝村里走，去村书记家吃饭。每次到村里放电影，村书记家都为放映员准备了好菜好饭。

当放映员真好，可以吃书记家的饭菜，操！

喜子可能看到我不在场地那边，就放松了戒备，留下妹妹菊看守场地，自己跑到场边，跟一群孩子疯跑打闹去了。我回到场地，心里挺懊悔，只忙着跟放映员拉扯电线，却忘了混水摸鱼扩大自己的场地，今晚那些姑姑和姨妈来了，坐到什么地方？

傍晚的风越来越硬了，坐在场地的孩子们，把后背对着风的来路，缩紧了脖子，有的像猴子，有的像狗熊，有的像猫头鹰……。菊却还在那里不知疲倦地踢毽子，我是不能等她疲倦了。我走到菊身边说，菊，你踢毽子，咋不到那边背风的地方？这儿多冷呀？

菊停下来，把毽子捏在手里，看了看我，说，不冷小东哥，我身上还出汗了呢。

出汗？我都冷了，你还出汗？

真出汗了，不信你摸摸我的后背。

菊把后背送给我，弯了腰让我摸。我才不摸呢，男生怎么能摸女生的后背？让别人看到了，说我流氓。菊真死心眼，她还在那里弯了腰，说你摸摸，小东哥，我是不是出汗了？我没办法，只好说，我看到了，好像出汗了。菊这才直起腰来，又去踢毽子。

我想今天算是完蛋了，我娘来了，一定会说，嘿！你拿着狗屎当年糕，占了这么块破地方，当宝贝了，还吃不喝地守着。我爹会说，熊包，连块地方占不到，吃屎都浪费了。我看着周围那些孩子占领的好场地，心里乱糟糟的，真希望大冬天能突然降大雨，把这些家伙都淋跑了，把场地上的那些粉笔框框都冲刷干净，一切重新开始。

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我听到菊的喊叫了，哥——喜子哥——

菊的眼睛瞅着场外那些奔跑的孩子，大声喊叫着，却始终没有喜子的回应。菊有些焦急地四下看着，我知道她一定有事情要走开了，就急忙身子背到一边，装出没看到她的样子。菊把自己的凳子归拢了一下，然后匆忙地朝场外跑去。我看到她跑向了远处的隐蔽处，明白她是憋了一泡尿，急着处理掉。时机终于来

了，我快速地把她家的凳子朝里边挪动，然后擦掉了我们之间的那条粉笔界线，重新画了一道。这样，我就向喜子那边挪动了两尺，前后可以坐下四个人。我抬头看远处，菊正慌慌张张跑回来。

菊返回后，站在地面上四下看着，并没有看出破绽来。她在凳子上坐下，嘴里自言自语地说，让我一个人呆这儿，他倒舒坦了，跑得没影。正说着，喜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，对着他妹妹菊说，你回去吃晚饭吧。菊吓了一跳，站起来用她母亲的腔调责怪喜子，说，就知道疯去，也不怕把鼻子疯歪了，小祖宗哎！

喜子硬朗地说，我就出去了一会儿，你就叫唤叫唤的！咦？咱们的地方谁动过……

喜子说着，绕着自己的场地，用脚步丈量了一圈，就对着菊喊叫了，说，你咋看的地方？！

菊莫名其妙地问，咋啦？

地方小了，肯定被谁侵占了！

喜子看了我一眼，就趴在地上仔细观察我们领地之间的界线，看着看着就跳起来，冲我喊道，你凭啥侵占我的地方？

我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，说我咋啦我？谁侵占你的地方啦？

喜子咬牙跺脚，说你还不认帐，你看看这儿，我原来画的界线被你擦掉了。我低头看去，果然那条线还有痕迹，但到了这个时候，打死我也不能认帐了。我就先声夺人地叫起来，说你凭啥诬赖我呀，你看到我擦掉了界线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！我说着，就一唬一唬地朝喜子身边凑上去，拉出了要打架的样子。没想到喜子没有被吓住，也朝我这边唬上来。这就麻烦了，我本来不想跟他打架，可他一直唬到了我面前，他的鼻子眼看就要碰到我的嘴巴了。身边的孩子听到了我们的吵闹，已经围了上来起哄了。

我不能让他们嗤笑我。

我很无奈地伸手推了喜子一把。喜子朝后翘起了两步，如果他就此打住，事情也就结束了，他却猛地朝我身上扑来。我们两个立即滚成一团。周围的孩子兴奋地喊叫着，有的给喜子加油，说喜子抓住他的鸡巴使劲儿拽；喜子咬他的鼻子……。有的给我鼓劲儿，说东子摁住他，东子你有本事把他的裤腰带拽掉，拽掉他的裤腰带，看他咋办！

菊在一边，带着哭腔喊，哥、哥，别打了咱不打了。

菊又对我喊，东子哥不要打了，快停下。

我真想立即停下来。但我的手跟我的脑子脱节了，我的手在做什么，脑子根本不知道了。我的脑子在想，操，我打架了，他们都在看我打架，快点儿打完

算了。

每次放电影都要有人打架，我没想到这次轮到我打架了。其实我是个很胆小的人，我害怕打架。害怕归害怕，可就是停不下来了。被我摁在地上的喜子，一只手在地上摸索着，摸到了一块砖头，抓起来朝我头上砸来，我觉得头沉闷地疼了一下，有热乎乎的东西流出来，我的拳头随即砸到了喜子的眼眶上，喜子哼了一声。这时候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真奇怪，我只听到了自己和喜子的喘息声，我们两个都很疲惫了，也很厌倦了相互的撕打和挣扎，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停下来。

后来，我手上的力气明显松弛下来，喜子趁机猛地用力，身子翻上去，把我压在下面了。我要是不松劲儿，他永远不能翻过身来，可我忽然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总不能一直摁住喜子吧？干脆让他到上面去，我在下面被动地挣扎一会儿。

我们位置发生了转换，看热闹的孩子又兴奋起来，他们有了新的看点。我的脑子也不再麻木了，自己的挣扎也有了目标，就是要把身上的喜子掀翻。但喜子就惨了，他在我身上也有些不知所措，两只手一会儿用力，一会儿松开，好像等待我反扑上来，可我只是胡乱挣扎，就是不把他掀翻。我们就这样艰难地僵持着。

好在这时候，菊已经跑回家，把他娘大奶子喊叫来了，我邻居的孩子，也去通告了我的娘。两家的娘跑来后，我和喜子终于解脱了，一起从地上爬起来，呼哧呼哧喘息着。

我娘看到我头上的血，就像老母鸡护雏鸡似地，伸长脖颈，怒发冲冠，朝大奶子喊，你属猪八戒的，倒打一耙了，我儿子咋欺负你家喜子了？看看你家喜子把我儿子的头打成啥样了，你瞎了眼睛呀？！

大奶子比我娘的火气还大，她已经看到了喜子红肿的眼睛，就说，你才瞎眼了，你看看我家喜子的眼睛？打啥地方都行，你不能朝眼睛上打呀？！

她们两个人对骂着，就动了手，又撕头发又抓脸的，我们在一边都分不清她俩的面孔了。菊又在一边喊叫，说娘别打了……菊说着就哭了。我和喜子也在另一边喊起来，都喊，娘——别打啦、别打了。但我们的娘好像没听见一样，两个人都倒在地上，你滚过来我滚过去。周围的孩子看到了这景象，都兴奋得要死，有一个孩子还对喜子说，喜子你不行，你看看你娘，你娘比你厉害。

这时候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爷爷走过来，用沙哑的嗓子喊，你俩都住手吧，多大的人啦，让一群孩子当猴子看，体面呀你们！

两个娘分开了，一边整理自己散乱的胸襟和头发，一边拉了自己的儿子，送给老爷爷看。两个娘把老头当作了法官或者裁判，似乎得到了老头的认定，就算

胜利了。

我娘说，你看看小东的头，血糊淋的。

喜子娘大奶子说，你看我家喜子的眼，青紫得像个狗蛋子。

这老头是来叫孙子回去吃晚饭的，看到两个女人在地上滚了屎球，就用一个长者的身份，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，本想即可走开，却被两个女人围住，走不脱了。老头就耐着性子看完了我和喜子的伤痕，说，为啥打起来啦？大奶子就拉着老头，弯下腰辨别地上的那道擦掉的痕迹，说，不承认行吗？粉笔杠杠还在呢。老头年纪大了，弯腰很费劲，但知道不弯腰，喜子娘不会放过他的，就硬撑着弯下腰瞅了瞅。

我娘就说，你看见我儿子侵占你家地方啦？

喜子在一边插嘴了，说，我妹妹在这儿看地方，她看见了。

老头看了菊一眼。大奶子忙对菊说，菊，你说，是不是他们偷偷擦掉界线啦？

菊抬头瞟我一眼，不说话。

大奶子一巴掌打到菊的脸上，说，你哑巴了？

菊哭了，哭着说她去撒尿了，她没看到我擦界线。大奶子就骂，说小王八子，就你尿尿多，让你看地方，你不知道跑哪儿耍去了！

菊争辩自己没去玩耍，就又被大奶子打了一巴掌。老头就拦住了大奶子，说，都别吵吵了，这么大的地方，你家里人还坐不下？又不是争房子争地，有啥好吵吵的，快快回去吃饭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两家的娘，就各自在我和喜子的屁股上踹了一脚，都说，滚回家吃饭去！

娘拽着我离开了电影场地，没有直接回家，急匆匆地去了村卫生所，包扎了头。

我吃完饭再次返回电影场地的时候，天色完全黑下来，场地被密密麻麻的人覆盖了，四周已经有外村赶来的人站立着。远处的山路上，许多外村人正大批涌来，可以看到手电筒雪亮的光柱，还可以看到忽明忽暗的烟头，朝这边移动。

这是入冬的第一场电影，本村和外村都来了很多人。像过去一样，村里又派出了民兵维持秩序。民兵连长也就是我们易老师那熊爹，背着半自动枪，站在银幕前大声吆喝，说前面的凳子不要太高了，让后面的人咋看？！几个民兵就在人堆里穿行，责令高凳子的人，把凳子放倒了。村里就有六只半自动步枪，那些没有枪的民兵们，胳膊上戴着红袖标，手里拎着一根树条，也咋咋唬唬地喊叫。

我在场地里焦急地向外瞅，等待我那些外村的姑姑和姨妈，却一直不见影子。一边的喜子跟我一样，站在凳子上朝外张望，扯开嗓子胡乱地喊，大舅——